

陳  
懷  
著

中  
國  
文  
學  
概  
論

中  
華  
書  
局  
出  
版

1930

二十二年五月再版  
二十二年二月發行  
二十二年五月再版

中國文學概論(全一冊)

◎

定價銀二角五分

(外埠另加郵匯費)

著者 陳 懷

發行者 中華書局

印刷者 中華書局

印刷所 中華書局

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口

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

各埠 中華書局

# 中國文學概論

## 目次

叙論第一	一
文性第二	七
文情第三	一〇
文才第四	一四
文學第五	一八
文識第六	二四
文德第七	二八

中國文學概論

二

文時第八……………三三

總論第九……………四七

後序

# 中國文學概論

## 叙論

大聲發於天地間，闢數十百萬年以來混沌屯蒙之世界，而進於文化之一途，如火之燃，如電之激，如大風之吹壑，如百川之注渠，推而彌上，達於無窮，絕幽鑿險，挾空而飛，文章哉！

或謂文章者，千古之最大不祥者也；自有文章以來，天鑿其靈，地發其秘，鬼神不得專其幽，陰陽不能擅其變，故皇頡制字，鬼哭粟飛，惡其洩也；文章非千古之最大不祥者哉？

是大不然。人之目有所見，耳有所聞，心有所思，情有所感，未有不藉文

章以見志者；雖抑之使不得伸，制之使不得發，而亦不能。劉彥和氏曰：「文之爲德也大矣，與天地並生者何哉？夫玄黃色雜，方圓體分，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，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，此蓋道之文也。仰觀吐曜，俯察含章，高卑定位，故兩儀既生矣，而人參之，性靈所鍾，是謂三才，爲五行之秀，實天地之心，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，自然之道也。傍及萬品，動植皆文，龍鳳以藻繪呈瑞，虎豹以炳蔚凝姿；雲霞雕色，有踰畫工之妙；草木賁華，無待錦匠之奇；夫豈外飾，蓋自然耳。至於林籟結響，調如竽瑟；泉石激韻，和若球鏗；故形立則章成矣，聲發則文生矣，夫以無識之物，鬱然有采，有心之器，其無文歟？」

夫彥和一文人耳，然其言若是，文章之於人甚矣哉！自然而然，莫知其然。我中國結繩以前尙已，自龍圖獻體，龜書呈貌，而文字始興；厥後三代之盛，

四王之燦，六經之精微，百家之奧妙，百篇累牘，大發其奇，探隱鈎沉，璀璨六合，深者入黃泉，高者出蒼穹，大者含元氣，細者入無間，巍歟赫哉！此文章之祖國矣！

秦漢以降，文不逮古，兩漢之文章，不如三代，魏晉之文章，又不如兩漢，六朝之文章，益不如魏晉。唐代諸大家，崛起八代之後，力挽魏晉六朝之綺靡，古代之文章，稍稍復振，然視兩漢之文章，不如遠甚，三代以前不必論矣。宋人之文章，論法不如唐代，訓經不及兩漢，而言理則高出於魏晉以上；自元及明，論道益銳，文氣較薄，有識者於此以覘中國歷朝社會之進退，與教化之盛衰，有密切之相關，不可強而致也。

夫歷世愈久，文章必愈多，此自然之理也。我中國自有文字以來，至於

今日，五千年矣，而其間能文者幾何人？文而工者又幾何人？工而傳者又幾何人？傳而盛者又幾何人？以算數之術求之，泰山不能喻其高，河海不能喻其深，徧地球而爲文章之倉筭，亦恐儲之不能盡矣。今所傳者，滄江之一滴，太倉之一粒耳！今所傳之書之外，豈遂無文章哉？今所傳著書之人之外，豈遂無能文之人哉？我謂自古迄今，必有有卓絕之思想，過人之學識，而不發之於文章者；又必有有文章而不工，而不能傳於後世者；又必有有文章而工而已傳，終不合於傳之之世，雖傳而不得其傳之於久遠者；漫漫地，天，血絲萬縷，傳者何榮，不傳何辱。於噓！中國之文章，迄未有極盛之一日也，我敢張目爲天下告矣。

或曰，顧寧人有言曰：「文以少而盛，以多而衰，以兩漢言之，東都之文



多於西京，而文衰矣；以三代言之，春秋以降之文，多於六經，而文衰矣；記曰：「天下無道，則言有枝葉」文豈以多爲貴哉？於寧人固知文之士也，然我猶有說焉：孔子博文約禮之聖人也，其所述僅六經論語；孟子不得已好辨之賢者也，其所著惟內外十一篇；二子皆竭一生之瘁，數十年之精力，而益以諸弟子之問答，與當時諸豪傑之辨難，而所傳乃若是之尠，抑何故歟？憶其平日必有欲言而不能言，能言而不敢出而問世者，不能筆之於書，今其所存，皆因時變通，平易無足怪異者也。顏回好學，孔子自嘆其不如，且曰：「吾與回言終日，不違。」吾不知所陳何語，所論何事，意必非尋常論學之言。爲千古大文章，未足與外人道者。其曲彌高，其和彌寡。顏子亦幸而遇孔子，猶得傳其姓氏，垂諸後世，不然，則埋沒於草蔓烟荒之地，迄今不覩其

一字也必矣。我嘗謂孔孟之名爲世尸祝，書之力也；不然，自古迄今，不著書之孔孟，不知其幾千萬億，寄其身於荒江白屋，蕭條門巷，車馬無聲，誰得從而指之曰，聖人也？賢人也？孔孟之書得傳，傳者之力也；有著書而傳之孔孟，而著書不傳之孔孟，又不知其幾千萬億，寄其身於荒江白屋，文章萬古不可得聞，又誰從而稱之曰，聖人之書也？賢人之書也？故自古聖賢豪傑之流，之不著書者無論矣，有其書矣而或不得其傳，得其傳矣而或傳而不傳，於噫！前有古人，後有來者，天地悠悠，愴然淚下，文章豈易言哉！

秦漢以來之文人，其用情尤苦；蓋寬饒以『五帝官天下，三王家天下』之語死，楊惲以『君父至尊親，送其終也，有時而既』之辭族，稽康以『非湯武薄周孔』之說誅，周內深文，因緣爲臯，此文章之厄運也。而巖穴之

中，奇杰之士，願杜絕空山，老死不與世人相往來，彼豈故爲高遠之行哉？抑或名山著述，寶貴當時，亦必旨約辭晦，引喻萬端，大率託之窈冥悠浩，鏗鏘作金石聲之歌辭，以自抒其懷抱，不然，則必一無足觀者爾。於噓！此又文章之變狀也。燔書絕學，豈獨秦皇？鄧析竹刑，人皆欲殺，我讀鄧牧心之伯牙琴，黃梨洲之明夷待訪錄，爲憮然不自禁者久之，彼迺得傳於今日，亦千百中之一二耳！然讀者猶寥寥無幾人矣，我故曰：中國之文章，迄未有極盛之一日也。

## 文性

章氏實齋曰：『漢魏六朝著述，略有專門之意，至唐宋詩文之集，則浩如烟海矣。今卽世俗所謂唐宋大家之集論之，如韓愈之儒家，柳宗元之名

家，蘇洵之兵家，蘇軾之縱橫家，王安石之法家，皆以生平所得，見於文字，旨無旁出，即古人之所以自成一子者也。』於噓！文章之始，始於何始？文章之終，終於何終？茫茫太虛，莫可究極，自有不可思議之一物，目之無色，耳之無聲，鑿之無形，剖之無質，山以之高，淵以之深，獸以之走，禽以之飛，日月以之明，江河以之流，或高或下，悉隨其質，結爲思想，發爲論議，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，千變萬化，不離其宗，我無以名，名之曰文性。

水，吾知其能濕也，火，吾知其能燥也，所性殊也；蛟龍吾知其游於海也，虎豹吾知其居於山也，亦所性殊也；文章之挾人之性以俱來，亦猶是焉。劉彥和曰：『賈生俊發，故文潔而體清；長卿傲誕，故理侈而辭溢；子雲沉寂，故志隱而味深；子政簡易，故趣昭而事傳；孟堅雅懿，故裁密而思靡；平子淹通，

故慮周而藻密；仲宣躁銳，故穎出而才果；公幹氣褊，故言壯而情駭；嗣宗倜儻，故響逸而調遠；叔夜雋俠，故興高而采烈；安仁輕敏，故鋒發而韻流；士衡矜重，故情繁而辭隱。』觸類以推，表裏必符，知言哉！千古之文章，未有不挾人之性以俱來者也。夫性之在人，與生並起，天不能與人不能奪，萬象競萌，自性中出，文之所寄，尤其精者。人之論文，不卽性以相求，雖舉數百千年中無量數古人之載籍，一一而剖決之，故紙盈案，無狀不燭，終不足以造乎其極，達乎其微，華顛老儒生，其所得猶卍角也。夫當閉戶名山，孤檠寂坐，摹擬典冊，形梏神囚，採精擷華，綴以新意，金聲玉燿，斐亶動人，攬之往籍，猝不能辨，彼亦可謂工於文者矣。然我獨謂其矯彼失此，戕厥天真，五石之瓠，我欲因其無用而培之，人焉而鳥其翼，犬焉而雞其足，蟲焉而魚其首，木焉而竹

其葉，性之不存，文於何有？抑我又見夫一二曠識之士，目空千禩，發憤著書，往往有得於裨官之記，野史之譚，支離破碎，大率採之父老所述，婦女所稱，皆鄙淺無足齒數者。循其故義，加以引伸，反足耀采振奇，拔異空谷，而後人之讀其書者，亦因以激厲至行，曠然有得，每於晦明風雨之中，默坐沉思，猶然有起古人於九原之想，斯亦吾性中所固有，而無待外求者也。是故農夫隴畝之謳吟，較才子之文言爲可貴，兒童無心之傳述，比通人之撰作爲尤真，彼迺率其性之自然，而發爲天地間之至文也。若夫鞞輓致飾之才，昕夕忘倦，漁獵必精，雕琢曼辭，工於媚世，於嘖！是直天地之腐物，人間之朽蠹矣。夫文章者，必挾人之性以俱來者也。

## 文情

記曰：「人心之動，物使之然也，感於物而動，謂之情，形於聲而變，謂之文。」故人之文章，若喜若怒，若哀若樂，若愛若憎，若悲若愉，若怨若慕，若泣若訴，無不自感情中來。子夏曰：「情動於中，而形於言。」范蔚宗曰：「情志既動，篇辭爲貴。」劉彥和曰：「情者文之經，辭者理之緯，經正而後緯成，理定而後辭暢。」李延壽曰：「文章者，情性之風標，神明之律呂也。」於噓！文章之變化，情之一字盡之矣！我嘗讀唐虞典謨，恍置身於四千年以前，偕皋夔稷契四嶽十二牧輩，相與都兪，吁咈賡歌，颺拜於茨階之下，見百獸之率舞，與鳳凰之來儀。又嘗讀古大臣之列傳，慄乎若聞其抗節直言，激昂自負，矯然剛折，端志而無傾側之心，嶄絕獨立，風發電馳，其意氣至盛，見者色相戒，不敢稍侵犯。又嘗讀古載籍中所傳諸氣節之士，見夫激厲義憤，伏闕上

書，痛哭流涕，震怒天地，而猶直往無前，冒百險以相爭。迨乎鈞黨大興，禍連其親戚朋友，宗族子孫，以及於夙未能相識，趨舍異路，未嘗銜杯酒接慇懃之餘歡之人；而前者覆亡，後者復起，其生平曾無少一毫之顧惜，不覺爲之肅然起敬，淚涔涔然下於噓！此皆情之所感，我不知其何如也。是故撫屈原之離騷賦，瞻然蟬蛻穢濁之中，浮游塵埃之外，陶元亮之桃花源記，其胸中具有大同之思想，藐視三代以來小康之政治爲無足觀，鄧牧心之元無人傳，俯視萬物，如鼠肝蟲臂，爭折股裂喙於閻無天日之世界，欲翛然長嘯，登層雲而揖大鈞。三子者，俱自有所積於心，藉文章以抒寫其不平之氣概，至今百世下猶令人悠悠然若踵巢由之抗行，追夷齊之高節，父老堯舜，銜銖周漢，此又誰爲之而誰致之歟？情之所感，我固不知其何如也。



夫文之有情，豈必有所激於中而始然哉？序泰山之高，儼乎若披蒙茸，履巉巖，踞虎豹，登虬龍；述江海之深，茫乎若駕扁舟，泛巨港，絕岸萬丈，黏天無壁；此非積於印象，動於感情，何以能若是之思精而慮密哉？若夫秋風瀟灑，起乎筆端；夜月淒涼，明乎紙上；狀雷霆之霹靂，碎轟動人；賦霰雪之飄零，霏霏欲下；長揚羽獵，令人生馳騁之思；西射南亭，聞者起登臨之想；譚權則字與笑並，論感則聲共泣，情之所發，莫之致而致，妙哉！李延壽之論文曰：蘊思含豪，游心內運，放言落紙，氣運天成，莫不稟以生靈，遷乎愛嗜，機見殊門，賞悟紛雜，感召無象，幻化不窮，發五聲之音響，而出言異句，寫萬物之情狀，而下筆殊形，暢自心靈，而宣之簡素，輪扁之言，或未能盡。於噫！文章之變化，情之一字盡之矣。